


新浪网“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赛（最佳长篇）

主办单位：

 **sina** 中文社区

金庸客栈

榕树下

总顾问：

金庸

评委会

评委会主任：

白烨、陈彤

小说组总评委：

刘震云、李寻欢、

海岩、今何在、

贺绍俊、残雪、

孟京辉、铁凝、

慕容雪村、马雁、

张抗抗、余秋雨、

冯小刚、徐坤、

周笃文、唐晓波、

崔艾真、孔庆东、

邢育森、林莽、

徐晋如、周国平、

孟繁华、周瓛

无法悲伤

瞎子 著

万卷出版公司

新浪网“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赛

优秀长篇

无法 悲伤

万卷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法悲伤 / 瞎子著。

—北京：万卷图书出版公司，2004.4

ISBN 7-5391-2461-X

I. 无… II. 瞎… III. ①小说—作品—中国—当代
IV. I24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5820 号

无法悲伤 / 瞎子 著

责任编辑	方强
出版发行	万卷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市建国路 25 号 邮编:100003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企亚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
字 数	220 千
书 号	ISBN 7-5442-2561-5/I249.5
定 价	24.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无法悲伤】

作者：瞎子

(一)楔子

我……忽然发觉，自己好像习惯了用“我”来开头，仿佛要兴致盎然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其实我没什么故事——大学时候买过一件文化衫，后面就印着这么几个字“别跟我讲故事”，当时觉得特幽默毫不犹豫就买了，穿了不到一年就烂得不成样子。

我在聊天室和张力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不过加了几个脏字：“别他妈跟我讲故事。”

(二)偶遇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春末，全国人民都欢天喜地准备迎接澳门的回归，而我在内蒙古包头一个仿佛六十年代的百货商场里百无聊赖地闲逛，躲避外面漫天的风沙。

正当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引起了不少顾客的侧目，他们大多衣着朴素。电话是深圳的上司打来的：由于种种原因，设备不能按时到达包头，我也就没法开展相关的布线工程。其实，这个“种种原因”，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钱的问题。作为一个大网络工程中一个小承包商的业务代表，我处于一种两边都任人蹂躏的童养媳境地。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包头铝厂技术开发部关主任的脸色一定不会好看。

我赶紧给技发部打电话，脑子里一边琢磨着措词。万幸的是主任并不在，负责我这块的马副主任是个非常非常善良的老头。他大概是以为我嫌招待得不好，考虑了一会儿说晚上请我吃饭兼卡拉哦开。在对他的天真发自内心怜悯的同时，我也乐得装憨混一顿像样

的晚饭。

他是在包头铝厂的餐厅请的。这个铝厂的规模之大恐怕超过了你的想像。工人有十万之众，而一次严打，驻厂的十几个派出所就打掉了上百个涉黑团伙，涉及的青工达到四千，其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更是不计其数。这还只是“极少数的一小撮，整个铝厂的治安情况，总的来说，是良好的。”这是驻厂公安处处长的原话。

我说这些，并不是瞎扯淡。实际上，我很快就感受到了这里环境的险恶。这都要怪那个卡拉哦开。那顿饭吃得非常非常开心，马副主任放手让我点了几个好菜，而我也不是一个得寸进尺的家伙，可以用一句“宾主甚欢”来概括这个饭局。喝了点儿酒之后，我也拿过歌单，随便点了一首歌。

问题就出在这首歌上，这是一首粤语歌。唱的时候，我就几乎被所有的人狠狠盯着，下来又被一胖子和几个其他青工拦住，说是要给我这远道客人另找个地方喝酒接风。我吓得脸都白了，幸好马主任过来好说歹说暂时逃过这劫。回宾馆的路上，我们一合计，决定暂时先躲房间里，他去找团委王书记摆平这件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老马的电话，情况变得比较复杂。王书记出差到部里汇报工作去了，要两天后才回来。这意味着我得在宾馆关两天禁闭。不过设备反正没到，我在他办公室里晃荡也没什么用处。他已经关照过前台和服务员，避免告诉任何陌生人我的情况。

我千恩万谢地挂了他电话，又给宾馆二楼的餐厅打电话要了几瓶二锅头，两条红梅，还有一些吃的，然后点了颗烟就茫然地琢磨自己该干点啥，最后决定上网聊天。

打开深圳热线聊天室页面，我进了几个常去的房间，没有找到任何组织里的人，于是回到首页，百无聊赖地上下拉着滚动条，企

图在一堆名字或遮遮掩掩或明目张胆色情的自建聊天室名单中寻找可以落足的地方。我突然发现一个房间叫“人淡如菊”，在一片人欲横流中显得卓尔不群，而当时自己正空虚得要命，一脚便踹开了门。

就这样我认识了张力。

当时他正脸红脖子粗地和一美眉套瓷，用的是我若干年前就废弃的缅怀过去法。他很深情地讲述着小时候田园诗一般的牧牛喂猪生涯，用他的话说，就是“一边吹着笛子，一边骑在水牛背上从平静的河中缓缓走过，远处青山如黛”，然后是一连串的省略号，仿佛目光迷离，回味无穷。

那个美眉沉默了半晌，终于吭了一声“真美……”甚至用了一个微笑的表情，一屏幕的悠然神往，让我在屏幕后面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然后我就对他来了这么一句：“嘿，别他妈跟我讲故事。”

当着女孩子的面被我这么轻蔑地斥责，张力显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很严肃地转头对我说你嘿什么嘿什么告诉你我五岁就在农村放牛了。我实在不忍心旁边那个叫“如花似玉”的美眉被他如此煽情地欺骗，见义勇为的责任心立刻让我把烟掐灭，毫不留情地打出一大堆字“什么你五岁就放牛了别他妈逗了你丫知道不知道这个年纪的小屁孩牛背根本上去不还他妈想骑能让你趴着就不错了还得小心了别一不留神滚下来再说还有成群的苍蝇或者牛虻或者什么的玩意儿整天在你脑袋边嗡嗡的你还有兴致吹笛子还远山如黛别他妈做梦了赶紧回去擦点万金油治治你一身的疮吧。”

刚打完，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要我的吃喝给送上来了，于是如释重负，赶紧去接。把东西摆好，我给自己

倒了杯二锅头，再回到电脑前的时候，发现那个美眉已经撤了，估计是发现真情之后羞愤难当，这真有点让我失望，我原来以为她会转而对我肃然起敬的。

张力倒是发了几个悄悄话过来：“你怎么知道的？你放过牛吗？”

“当然，我五岁就放牛了。”我很严肃地回答他。

“哈哈，别他妈逗了，我问你正经的呢。”

“谁他妈逗了，我是真的从农村出来的，五岁放牛，千真万确。”

“得了吧，你刚才还说五岁的小孩放不了牛呢，你骗谁啊。”

“我是说不能骑牛背，没说不能放牛。”

“那你就牵着走一天？”

“我也骑。小孩一定要踩牛角上去，骑在牛脖子上。牛背太宽，你根本骑不住。”

“是吗？我还头回听说。放牛好玩吗？农村生活一定很有趣吧？”

我在屏幕这边，无声地苦笑了一下。关于童年的记忆翻滚上来，我看见自己在暴晒的太阳和下和成群的飞虫中一个人呜呜流泪，也看见自己第一次插秧，从水田里走上岸，发现小腿上趴着几条蚂蟥，吓得哇哇大哭。大人走过来，用力拍拍腿肚子，那些吸饱了血的混蛋就心满意足地掉落在地上。这些记忆纷至沓来，明艳而遥远。

我喝了一大口二锅头，然后给他打了一个沉默的笑脸。对于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理解的。他们只是猎奇而已。

但是张力的确很感兴趣，不停地问这问那，我正好也被一种可

疑的怀旧情绪所缠绕，就告诉他那个时候自己每天走三十里山路去邻村上学，背着书包和足够一天吃的米，中午自己生火做饭，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是午夜，而第二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当然也有很美丽的时候，有时候春天下雨，细沙路面被洗得一尘不染，走上去沙沙作响，道路两边的竹子鲜翠欲滴空中水汽弥漫，如果你留心避免蛇的话，可以挖到很鲜嫩的春笋。我居然和他说起了干农活的那些臭事，这让我都有些奇怪，也许是因为他有种让你相信他在专心而艳羡地倾听的能力而正巧我他妈闲得无所事事。接下来的事情我不想细说。网络上总是这样，完全陌生的人可以迅速地熟悉起来，仿佛他们一直都很了解，这让我诧异又习惯。人们总是喜欢对陌生人敞开心胸而对自己身边的友人滴水不漏，也许，所有的人都害怕自己的弱点被身边的人们发现，这只不过是一种避免威胁的潜意识。我猫在宾馆的这两天里，到最后已经跟张力几乎无话不谈，仿佛是深交多年的好友。但是这段同性之间的友谊仅仅维持了十几天。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刚从北京回包头的王书记亲自到宾馆找我，没干别的，拉我去吃饭，还是原来的餐厅。那个胖子和他的手下正在饭馆门口遛自行车，见到王书记，亲热而随便地打了个招呼，也冲我点了点头，仿佛我是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普通客人，两天前的事情就跟没发生一样。不过，打这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们。半个月后，铝厂要的电脑和其他设备总算来了，我忙上忙下了快两个月，和技术开发部的几个工程师把我公司承接的这块活全部搞定。这五十多天，我一直在厂里忙活，根本没工夫上网聊天，渐渐的把张力也就给忘了。

就在所有的工作都大功告成的时候，我接到了黑子的电话。其实那天我还是挺高兴的。全部设备和网线都连接铺设完毕，调试也

异乎寻常的顺利，铝厂的几个领导过来视察，听了汇报和演示，都对我的技术和业务能力赞不绝口，声称以后包铝的通讯和电脑网络系统改造和技术更新都要找我帮忙，这不是一两百万的合同——光设备采购陆续就有上千万，系统维护就更不用说了，那可是无穷无尽的摇钱树啊。有了这个，我在老总面前的腰板可以粗多了。黑子的电话打来的时候，我刚从技术开发部出来，和马副主任说好了明天取剩余合同款的支票。我一边乐呵呵地冲电话里喂喂一边朝宾馆走去。他的声音可不大好，一个劲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深圳。我说干嘛手头的事刚弄完我还想去大草原玩两天呢。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还是赶紧回来吧，千万别耽搁。我听出他的语气有些不对头，停下脚步问他怎么了。他怎么也不肯回答，只是说能回来就回来，和许丽娜有关。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掉到了冰点，赶紧问，她是不是得急病了，黑子说不是，那是不是出车祸了，黑子说也不是她身体挺健康没缺胳膊少腿。我一下子就急了，说那他妈能出什么事啊，黑子吭哧了半天，叹口气然后就挂了。我在街头愣了一会儿。黑子是我几个死党之一，不会没事拿她开玩笑。于是赶紧拨许丽娜的手机，却怎么也打不通，打到家里也没人接。想到自己来包头出差三个多月，就没怎么和她联系，心里也有些歉然。不过我们相处这么久，她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我就想不出能有什么大事。如果是她有重要的家庭成员去世那也轮不着我操心张罗，名分还没到呢。我胡思乱想了半天却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最后还是打了个电话订好了明天回深圳的机票。我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早就坐在了技术开发部，准时上班的马副主任特别奇怪——我向来是九、十点钟才晃进来，听说我家里有事中午就要走，他赶紧陪着我跑财务取支票。临别的时候还一个劲嘱咐我路上小心，作为我这辈子见到的唯一一

个老实人，他让我印象深刻。

(三)窒息

在飞机上我时梦时醒，脑子里全是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这使得我象跑了场万米一样感觉虚脱。从闸口出来的时候许丽娜正在那里等我，热切地向里张望着，而黑子在一边闷头抽烟。作为一个疲惫不堪的返乡者我无暇顾忌他们之间这种奇异的不协调，当许丽娜娇媚的脸蛋迅速贴近的时候我正因为恶劣的休息昏昏沉沉，只能勉强挤出个微笑。其实一切似乎都很美好，黑子和从前一样把那部破切诺基开得飞快。在回家的路上许丽娜象只猫似的腻在我怀里，手不规矩地在我身上乱摸。我注意到黑子根本没有从观后镜里看我们一眼，只是专注地盯着路面。这么点蹊跷没有逃脱我的眼睛。我似睡非睡靠着座位，目光停留在许丽娜长长而散乱的头发上。她的脑袋在我胸口乱蹭，一只手已经伸进我的怀里了。我感觉小腹热烘烘的有那么一股子热气直往上窜，这时她也抬起头，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笑。我忽然觉得这三个月的分别实在太久了。回到家我把门反锁，抱起许丽娜就往床上扔，连澡都没洗。接下来的三天我们大汗淋漓地交织在一起，吸顶灯整夜开着，而窗户和门一直关闭。我们象欲罢不能的插头和插座，插在一起让电流通过彼此的身体而达至巅峰，然后虚脱地拨开，等到欲望一点一点地重新聚入，我们又插在一起。在偶尔的幕间休息中，我们赤裸着身体，冲进浴室、打开冰箱、在凉爽的木地板上走来走去，或者滚来滚去。我抓起丰满而娇小的许丽娜，象沙包一样往床上扔，往沙发上扔，往地板上扔，或者把墙撞得砰砰直响。她则象愤怒的母猫一样扑过来，紧紧地箍住

我的脖子或者腰，摇晃彼此的身体，长长的指甲在我身体上划出浅浅的血痕，散发出火辣辣的微痛。她在没完没了的晃动中不停发出沉重的喘息，直到这样的呼吸变成呻吟和无法抑制的尖叫，充斥于这个封闭而光线雪亮的空间。终于我们渐渐平静下来。汗水从许丽娜紧绷的皮肤上滚落，她微微昂起头，把湿淋淋的头发用手拂到后面，看着我笑。而我靠着墙壁坐在木地板上，凝视着她。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刚才那样的举止很好看，也许是因为她的脖颈修长，肩头圆润。许丽娜的皮肤有些黄，但是散发着富有弹性的色泽，总是让我想到阳光，哪怕是在这样灯光惨白的屋子里。四周的空气浑浊而沉重，充满了彼此下体的气味，肉乎乎滑腻腻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懒懒地抬了抬胳膊，许丽娜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猜想她可能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她从床头的牛仔裤里掏出我的红梅甩手扔过来，又从台灯旁拿过她自己的伊夫·圣洛朗香烟，悠闲地点了一颗。我没有立刻点燃自己的，而是呆呆地看着她。她的手轻轻仰着，长长的圣洛朗优雅地夹在手指之间，青色的烟雾袅绕升腾。我忽然想到两句诗：“我的身体 / 在她手上姿势优美地燃烧着”。自己这个时候居然还能想出两句诗，我自嘲地笑了笑，继续心事重重地看着许丽娜，发觉透过烟雾，她也在看着我。终于，我清了清嗓子，装坐漫不经心地问：“有什么事情，是不是该跟我说说？”她好像很奇怪，怔了一怔，说：“没什么啊……一切都很好啊……嘻嘻，就是有些想你啊，傻瓜。”她堆出个笑脸，目光闪烁不定，两条腿似乎很轻松自在地前后摆动，敲打着床沿。一种深刻的疲惫袭来，我于是也冲她笑笑。许丽娜的面容和双眼在烟雾后面隐隐约约看不清楚，仿佛非常遥远。空气沉闷不堪，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仿佛死水中的鱼，于是努力站起身来，穿上牛仔裤。“你去哪儿？”

她问，“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我出去走走，透透气。你睡会儿吧，我知道你被我折腾得不成了……”我懒懒地往外面走，没有回头。很奇怪这次许丽娜没有精力充沛地反击，而是也很懒散地说：“那好吧，我睡会儿，晚饭我不吃了。”“成~~……”我拉长了声音答应，脚步沉滞身体摇晃着向外走去。到了门口，我忽然想到什么，又说，“你开窗睡吧，这房间里空气太差了。”说着这些，我已经走出了门，并没有听见她回答什么。也许，她根本没有听见。

(四)见面

外面是很好的阳光。我站了一会儿才适应强烈的光线，接着，贪婪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觉得精神百倍，心情愉快。这种感觉让我自己都不可理解。这个时候我似乎应该疲倦和悲伤才对，可是见鬼，我一点都没觉得。温暖的光线让我每个毛孔都舒适地张开，清新的空气从它们之间穿过，我的状态是再好也没有了。我表情轻松地大街上溜达，努力维持着这样自由自在的状态，但是内心里依然清晰地看见自己仿佛正在风化的石头，一瓣瓣裂开，噼啪的轻响顺着神经游走，进入四肢百骸。哦，忘了说，我是一个诗人，确切地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诗人，网络诗人。因此我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多愁善感周期性地袭击自己是很正常的——它和女性的例假一样不断来访，不过我的情感月经来得更不确定一些。这个时候自己最需要做什么来排遣一下，无论什么都可以——否则我不知道自己终将干点什么疯狂的事情出来。正当我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惶急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叫“天行者”的网吧象救命稻草一样进入了我的眼帘。我冲了进去，迫不及待地在各个聊天室里东张西望，企

图发现个把两个我熟悉的坏人。但是一个也没有。在这个中国南方的城市里，每个人都象工蜂一样勤劳地挣钱，不知死活。这个时间段和我一样人生目标茫然，挂在网上的少而又少。就在我打算绝望地重新潜入哀愁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个卓尔不群的自建聊天室“人淡如菊”。里面只有张力一个人在。“嗨，你又出现了。”他很高兴地和我招呼，仿佛一点也不介意我突然杳无声息这么久。想到这么久一直没联系他，我心里有些歉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怎么不说话啊？最近过得好不好？很忙吗？”他很快又发来消息。我发现他说的话里总是充满了问号，仿佛昨天才钻出贝壳。不过，也许他把我看成很好的朋友，我对自己说，并且为自己阴暗的猜疑心理感到羞愧。“哦，没什么，最近实在太忙，”我赶紧解释，然后说，“唉，其实我并不是很好，内心充满了哀愁。”他打出一连串的哈哈，显然乐不可支，大概觉得我的话是一种有意夸张的故作姿态。不过，过了一会儿，他见我并没有说话，有些担心地问，“你是不是感情受到伤害了？”“没有没有，我这样玉树临风的人，怎么会遭到那样的打击。你知道我一向总是忙于做美眉们的说服工作，让她们迷途知返离开我的。”“哈哈，你别逗了。你这人就这样，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明明受伤严重还爱装个好汉。”他怎么知道我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我有些纳闷，有些后悔那两天和他交心太多，这无疑是个聪明的家伙——和聪明的人聊天总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你知道。不过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讽刺和挖苦当然也是我在网上最常做的事情。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唇枪舌剑，互相嘲笑对方暴露的所有不堪。这么说着说着，自己的心情竟然渐渐好了起来。斜斜的夕阳通过宽大的落地玻璃透射进来，因为反光的缘故，我的屏幕开始看不清楚了，正好自己有些累，他好像也是的，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看看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把显示器往旁边转了转，让自己可以看得更清楚，然后不经意打下了一句话——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我在生命中以后的日子里将深深体会到。“时间不早了，一起喝酒吧。”我说。“呵呵，好啊。你掏我到包头的机票钱吧？”“成。知道振兴路口那个独一处吗？六点半飞机准时在那里起飞。我就坐露天那个靠花坛的座位——景观比较好。”他意识到我已经和他处于同一个城市，沉默了半晌，然后给了我一个极其简单的回答：“好。”

半个小时后，这个叫“独一处”的中档饭馆的露天桌椅之间，我坐在自己惯常的那个座位，抬头眯着眼睛看即将落下的夕阳，它给这个城市所有的物体都留下了长长而浓重的影子。我对面和侧面的座位都空着，原来许丽娜和黑子经常坐在那里。这儿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着涮羊肉的味道。老板娘施施然走过来，认出了我，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笑嘻嘻地问：“干啥去了，老没见了？”“是啊，最近比较忙，嘿嘿。搔瑞，搔瑞啊。”“还是老规矩……咦？就你一个人？那个漂亮小姐，还有另一位老板呢？他们不来了吗？”老板娘似乎对我今天饭局的规模有些失望。“呃……对，老规矩……他们今儿有事，不来了……哦，对了，再加副碗筷，一会儿一个朋友要来。”东西很快就上了桌，我给自己倒了杯北大仓，那种清冽的玉米烧味道顺着喉咙灼烧下去，让我感觉快意。面前的铜质涮锅闪闪发亮，冒着热气。正在我低头专心致志对付花生米的时候，眼前似乎有人站住。我赶忙抬头，是个女的。她正笑吟吟地看着我。这个发现让我吃惊不小，我赶紧站起来，说话都有点结巴：“你……你……你是张力？”“对，我是张莉。弓长张，茉莉的莉。你是李卫东吧？”她似乎看见了 my 窘态，笑得很开心。“我操……搔瑞，搔瑞，其实我很少说脏话，刚才是例外……你怎么是个女的？”我

一阵没来由的心慌意乱，一开口就脏字乱冒，还问了个巨愚蠢的问题。“我怎么就不能是个女的？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是男的了？干嘛，女的你就看不起了？”她口齿似乎很伶俐，说话声音不大，每个字却都很清楚，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象响铃一样脆。不用看就知道她嘴唇肯定薄薄的。“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哪能呢……我最尊重妇女同志了，”我赶紧撇清，然后装模作样地呵呵笑，心里有那么点喜出望外的意思，“那我怎么记得刚见你的时候你好象在追一女的啊？”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在聊天室见她的情形。“呵呵……我一个人没事，自己跟自己说话玩儿，我喜欢人淡如菊这个名字，可是总是没什么人过来跟我聊天，我就自己和自己说话，”她有些尴尬地笑笑，忽然又有些调皮地看着我，“网上什么都有可能，不是吗？”“对，对，对……这的确是金玉良言，我就是前车之鉴切肤之痛啊，”我忙不迭地点头，一副深有体会的受害者模样，同时随口乱用成语，“坐，坐，坐……不好意思啊，张莉小姐，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约你到这么个嘈杂的大排挡来了，让你看到我庸俗的一面。咱们要不要换个地方？”“这儿挺好啊，就是这个时候吃涮羊肉，是不是火气太大了？我们叫点青菜涮涮罢？”“可以可以……你连我都涮了，还不是想涮什么就涮什么？”这时候我已经惊魂稍定，慢慢地恢复了常态。“嘿嘿，怎么啊，还还耿耿于怀呢，”她听见我话里有话，又笑了起来，眼睛盯着我，“你不是说你是大尾巴狼，百毒不侵，还说什么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吗，怎么慌乱成这个样子了？”我抬起眼，正准备狡辩，突然发现她的目光很明亮，金色的晚霞从她身后射来，瑰丽异常，即使如此还是能看见她目光闪动。她见我并没有回答，而是若有所思地盯着她，有点不好意思，用筷子敲了敲碟子：“干嘛？”“没什么，你的眼睛很亮。”这

时候我已经完全恢复到了正常的文化流氓状态。我的声音平静而轻柔，但说得很认真。她抬起头，发现我仍然很专注地看着她，似乎有些紧张，害羞地笑笑，没话找话地说：“我不喝酒，喝茶。”“好。”我微笑地看着她表情上每个细微变化，那种重新掌握主动权的自信又回到我身上。

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聊天总是很愉快的，尤其这个女孩子还算漂亮，并且非常聪明的话。我深知这样的概率在网络中极为罕见，因此对这样的愉快油然而生一种感激和幸福的情绪。让我更愉快的是张莉显然是个不那么小心眼的女子，她一点都没提到我从网上的突然消失以及今天的突然出现，仿佛那些根本不让她耿耿于怀——如果有的话，那么她隐藏得就实在是太出色了。我们在网上的亲密交谈经验使得彼此在内心已然很熟悉，轻而易举就能说到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我们就达利的绘画展开了一番妙趣横生却又不乏尖酸调侃的对话，彼此的对话里都不缺乏智慧的火花，以及对对方观点的幽默嘲讽——这个话题在涉及到性和欲望的时候恰到好处地中止了。然后我们适当地沉默了一会儿，火锅腾腾的白色热气在我们之间弥漫，四周的欢声笑语汹涌过来，越发显得我们这张桌子突然安静。张莉抬起眼看我，发现我正注视着她的眼睛，于是彼此会心一笑，仿佛在喧嚣的潮水边不做声漫步的恋人一样默契。接着我们继续吃喝——我喝我的酒，吃我的羊肉，她喝她的茶，吃她的青菜。她忽然提到了我在网易和清韵写的那些诗歌，这让我有些意外，在聊天室我从不和别人说这些，不清楚她是怎么知道的。张莉应该是看出了我的吃惊，很得意地告诉我她其实早就在广州网易诗歌版溜达，而且很内行地评论起我在那里一些臭名昭著威风八面的朋友的作品，期间她使用了诸如“质感”、“色彩”、“蒙太奇”、“非